



当代通俗小说

丘吉尔的黄金

[美]詹姆斯·福利特著 顾 俭译



QIUJIER DE HUANGJIN



当代外国通俗小说

QIUJIER DE HUANGJIN • QIUJIER DE HUANGJIN

〔美〕詹姆斯·福利特著

丘吉尔的黄金

顾 俭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• QIUJIER DE HUANGJIN

James Follett
Churchill's Gold

本书根据 Berkley Publishing Corporation

1982 年版译出

丘吉尔的黄金

(美)詹姆斯·福利特 著

顾 俭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625 插页 2 字数 176 000

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 册

ISBN7-5327-1245-1/I·734

定价: 3.00 元

(沪)新登字 111 号

前 言

关于1940至1941年期间丘吉尔的黄金，也许从未有人透露过全部史实。原因是英国银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始终不受公众的关注，因而不必把战时档案移交给伦敦档案局。而所有通过官方渠道获取资料的尝试，往往遇到的是礼貌且冷淡的接待，让人空手而归。为此，借本书出版之际，我要向或多或少提供资料给我的美国、英国、南非和德国的朋友们，特别是那几位越权透露内情的朋友深致谢意。

詹姆斯·福利特

1980年2月

当代外国通俗小说

第一辑

眩晕

生死不测

丘吉尔的黄金

太阳鸟

马耳他人

责任编辑: 宋伟民
封面设计: 吴建兴

第 一 部

复 仇



母抹香鲸怀孕已经十六个月了。在寂寥荒凉、冰冷刺骨的南极海域，汹涌澎湃的波浪劈天盖地，母抹香鲸同一条老公鲸有过一次短暂的交配，现在已到了头胎分娩的时刻。

这是一次难产。新生儿的尾巴已经露出母体。母抹香鲸抽搐着身子，一阵阵痉挛，其力量足以把人体打成肉酱，但却依然不能把十四英尺长的幼鲸产下。

母鲸辗转反侧，疯狂挣扎，想把濒于窒息的幼鲸排出体外。她那硕大无朋的尾鳍猛烈地抽击，搅得海水泛起阵阵白沫。同伴们感受到了她的痛苦。她们放弃了到口的美餐鲑鱼，穿过印度洋的温水层，迎着亮灿灿的阳光，向北游动。

“瞧！那儿！喷水了！五条抹香鲸！”

罗伯特·杰拉德一甩手，把遮住眼睛的一抹乌黑色鬃发掠到脑后。他抬起头望了望观测台，依照马来水手手臂所伸的方向，飞快地调节着手中的望远镜，把焦点对准了那些庞

然大物的高耸的背脊。银白色的水柱在斜阳照耀下象珍珠泉一样，晶莹闪烁。水柱呈前倾角喷入空中。可以肯定是抹香鲸，只有抹香鲸才有那样的喷泉。图尔萨号捕鲸加工船于1940年12月赶到印度洋，正是为了赶上南非纳塔尔沿岸海域短暂的捕鲸季节，好多捕捉上几条抹香鲸。

大副皮埃特·范克里夫倚在舰桥栏杆上，操着一口阿非利堪语，对操纵吊杆的水手骂骂咧咧地喊叫。吊杆已经吊起了一条高速捕鲸快艇。图尔萨号共有两条这样的快艇。

“停下，皮埃特，”杰拉德斩钉截铁地说，眼睛仍然紧贴在望远镜上。“不要发出快艇。”

巨人般的阿非利堪人张开嘴，惊愕地瞅着船长。“那可是一百桶鲸油啊，船长，”他争辩说，心里已经盘算好那些鲸会让他分到多少奖金。

“就算有一千桶鲸油，也不会分给你这个混蛋一个子儿！”杰拉德咆哮起来。他手一挥，指了指渐趋深红色的太阳。“天色已晚，再过两个钟头太阳就要沉到海里去了。”

皮埃特用满是污垢的拇指甲，搔了搔胡须。“那好吧！今天先放这些家伙一码，明早再收拾它们。”

“白白地挑那些混蛋鲨鱼饱餐一个夜晚？”

皮埃特跟了杰拉德十年，知道要想让这位脾气火爆火燎的波士顿船长在争论中服输，那只是在费心机。别看罗伯特·杰拉德个儿不大，膂力却是过人，两条腿异常敏捷，遇上辩论总是争强好胜，喜占上风。他有两大法宝，一是致人死命的拳头，二是机警灵敏的思路，都是胡格诺派的祖父母遗传给他的。船长把肌肉发达的手臂靠在皮埃特的肩头，友好地插

了他一下。

“留它们一个晚上，等鲐鱼上来，让它们饱饱口福。明天一早跑不多远的。”

皮埃特开始发号施令。杰拉德又回过头去观察那一小群鲸鱼。都是些母鲸。他估量公鲸就在几海里远的外海某地为母鲸作警戒。有一条母鲸似乎遇上了麻烦，只见她翻转躯体侧卧着，肚皮朝着伙伴。杰拉德一下子明白过来她是在分娩。突然，这些庞然大物掀起的巨浪不见了，拼命挣扎的母鲸肚皮朝天躺在水面上，新生幼鲸的躯干已有八英尺露出在母体之外，产程才进行到一半。浪涛卷起阵阵白沫，一时遮住了这令人激动的景象。随后，杰拉德惊呆了，他发现另一条母鲸正轻轻地咬住幼鲸的尾巴，把它拉扯出产仔母鲸的体外。

杰拉德四十年的生涯中，有二十五年是在捕鲸船上过的，可这种奇事还是头一次见到。他明白今后再看到是难乎其难了。蓦地，一种悲凉的孤寂感向他袭来。要是凯茜能够目睹母鲸的分娩，该有多么高兴啊！

一群专营偷食的海鸟嗅到了反常的气息。它们改变方向，围住奇景盘旋，等待着时机。两条母鲸又大又圆的头钻到一吨重的新生幼鲸身下，小心翼翼地把幼鲸的头托出水面，让它呼吸上第一口空气，而象人们手臂般粗的管状脐带也随之折断了。

又来了一群海鸥，加入到缓缓盘旋的鸟群之中。它们呱呱的鸣叫声响彻印度洋上空，盖住了波浪撞击图尔萨船体的唰唰声。幼鲸的尾巴胆怯地轻轻一甩。霎时，它开始游动了，开始用触觉灵敏的嘴唇在母鲸圆滚滚的躯体上不住地吮吻，

要寻找那维系生命的乳头。

杰拉德竭力把凯茜从脑海中赶走。他注视着鲸鱼重新朝北游去，高高拱起的灰黑色的背部沐浴在暗红的夕阳之中。风吹散了喷起的水柱，水珠在空中飘洒，仿佛深海中不可思议地冒出一列机车，正吐着一团团蒸汽。杰拉德心里暗暗高兴，幸亏没有杀死这些鲸鱼。

鲸鱼身后的海面留下了一道红色的水波。海鸟开始降低高度，加速向下盘旋想要探个究竟。杰拉德调节望远镜的聚焦，清晰地看到半吨重的紫色胎盘浮在水面上。那是母鲸分娩后几秒钟排出体外的。海鸟都显得有点犹豫不决。它们谨慎小心地围着美餐盘旋，翅膀时而掠过浪尖。一只信天翁鼓足勇气，拍打着翅膀一头往下扎去。可是那大鸟还没有触到冰面，突然临阵脱逃，呼地一下旋回空中。别的海鸟也显得惊恐万状，尖叫着一哄而散。

杰拉德觉得蹊跷，于是把望远镜对准了那一堆胎盘。只见一条马可鲨的背鳍，宛如一张缩小的热那亚船帆，正向胎盘挨近，霍地又转身离去。就在这时，杰拉德发现了海鸟受惊的真正原因。一个长长的高出水面不多的吓人东西正以两节的速度向北移动。对于这个半沉半浮的侧影，罗伯特·杰拉德是决不会看错的。它是世界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东西，正是那批可恨的杂种，夺走了他的凯茜。

他放下望远镜，发现那个东西不在视野之内。由此估计相距约莫是六海里。他又察看了夕阳的位置。血红的太阳活象一只熟透了的大苹果，浮在地平线上。图尔萨号正巧夹在那个东西与夕阳之间。还有机会，一线微弱的、几乎不可再得

的机会。他飞也似地跑进操舵室，一把推开抓着舵柄的布罗迪。

“他妈的干什么？”那位纽约人抗议道。布罗迪原先是中量级拳击运动员，现在是图尔萨的舵手。他可不是轻易就能推来推去的。

“对不起，桑姆，”杰拉德说。他一面转动着镀铬的舵轮，一面观察着舵角指示器的指针在刻度盘上滑动。

“我还以为要等到早晨才去追那些鲸鱼呢。”

“我没说要追。”

杰拉德的声调就象绷紧即爆的琴弦，吓得布罗迪不敢再问。舵手看着杰拉德按下按钮，打开了机舱的对讲电话。图尔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捕鲸加工船，传话管早已淘汰了。

“舰桥，”杰拉德扼要地说。“听着，弟兄们，等一会我拉响车钟下令双车全速前进，我要你们照办，不许你们讲他妈的废话，谁要讨价还价，说什么汽轮机不行了，看我不踹你们这些蠢驴，叫你们绕着轮机舱团团转。听见没有？”杰拉德听到了简短的回答，于是把话筒挂回钩子上。

“老板，我能干点什么呢？”布罗迪问道。

杰拉德伸手插进油腻腻的T恤衫口袋，掏出一支揉弯的哈瓦那雪茄，点上火。存放过久的雪茄散发出一股辣味。他的思绪逐渐稳定下来，不再激动了。原先在他心中沸腾的深仇大恨，已经让位于一位老练猎手的沉着狡诈。

“有你干的，桑姆，”他咕咕哝哝地回答布罗迪的问话。“执行我的舵令，我一发命令双车全速前进，就立刻打出信号。”

杰拉德说完，随手把舵轮撂给布罗迪，转身走出操舵室。

他倚在舰桥栏杆上，拿起望远镜对准正前方。距离已经拉近了，那个东西仍以同样的速度向北行驶。他又漫不经心地把它打量一番。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没有些微的表情，一点也看不出他内心咬牙切齿的仇恨。就是那批东西，一年前在对希特勒宣战的第一天，杀死了凯茜。美国还没有同德国开战，不过谁去管它呢。

“稍偏左，桑姆！”杰拉德朝着敞开的门呼叫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极了，连他自己也不免惊讶。

布罗迪粗糙的手指扳动着锃亮闪光的舵轮，心领神会地把杰拉德的舵令解释为“左十度”。

“棒极了，桑姆。保持航向。”杰拉德对准聚焦，让猎物清晰地显示在望远镜的视野中。他察觉皮埃特正向他走近。果然不一会儿，阿非利堪人魁伟的身躯倚到栏杆上，压得红木栏杆嘎吱嘎吱直响。皮埃特的身躯活象银行地下金库的大门，高大、结实、稳重、可靠。一条六英寸宽的大象皮制的腰带，箍在高高隆起的肚皮上，吊住了过于肥大、显得很不相称的粗布工作裤。这根象皮腰带与那顶大迁徙^①时期流行的软边帽，倒是十分般配。用不着多少想象力，就可以勾画出一幅图景：皮埃特·范克里夫坐在臭木牛车上，驱赶着牛车队，翻越峰峦起伏的德拉肯斯堡山脉。他的布尔祖先，为了逃避英国人的统治，就是这样背井离乡，从开普向北方迁徙。

“船长，你想追逐什么？”皮埃特问道。

杰拉德把望远镜递给阿非利堪人，并且用手一指。巨人

① 19世纪30—40年代，南非的荷兰裔殖民者，即布尔人，为摆脱英国的统治，离开定居的开普地区，向内地迁移，称之为大迁徙。——译注

前后扫视片刻，然后停住了镜头。异常粗大的拇指灵巧地拨弄着聚焦旋钮。霎时，他的身子僵住了。“我的上帝！”他嚷嚷着。“一艘潜艇。”

“一艘德国潜艇，”杰拉德低沉地咕噜了一句。他从皮埃特手中抓过望远镜，不去理睬神色忐忑不安的阿非利堪人。

“你的打算同我的猜想是一码事吗？”皮埃特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疯了。”

“说得对。”

“天哪！”皮埃特嘟哝着。他伸出爪子似的大手，搁在杰拉德壮实的手腕上。“听着，老兄，你真见鬼，凭什么断定那是艘德国船？在这里？印度洋上？”

杰拉德抽出被皮埃特友好地抓住的手。他歪嘴一笑。“瞧，皮埃特，瞭望塔后面有一个高射机枪甲板。只有德国人才建造这样的潜艇。”他转身对着操舵室。“左一点，桑姆。”

图尔萨向左转了一度。

“这有什么用呢，船长？”皮埃特是在恳求了。“什么都无补于事了，你又不能让她死而复生。”

杰拉德眼睛紧贴在望远镜上。皮埃特发现他的手指因握得太紧而变得苍白。

“你要撞上那个潜艇，就会给高高地甩到空中，我们要用望远镜才能看清楚你呢。”

杰拉德依然置之不理。阿非利堪人急得不可开交。“你的政府要找你麻烦的。你还会把政府与德国人的关系搅得一团糟。”

美国人放下望远镜。他那灰色的眼睛亮闪闪，直楞楞地投向远方的海面。可是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，声调却不带一丝情感。“多谢你了，皮埃特。华盛顿的那些胆小鬼离我有一万海里，而这艘潜艇还不到四海里。我要撞沉那狗杂种。”他猛地转过身去。“桑姆！双车全速前进！”

机舱里的车钟响起。处于最佳平衡状态的派森斯汽轮机把一万马力输送给双螺旋桨。船首劈开波浪，两舷平缓的波涛开始上涌，拍击着船体两侧。捕鲸队员纷纷簇拥在舷墙旁边，人群中传来阵阵激奋的话语。马来水手们象箭一样奔跑着，指点着，呼喊着，赤着膊一窝蜂似地拥向水上飞机平台，争抢着一饱眼福。当图尔萨达到最高速度二十六节的时候，杰拉德感到脚下的甲板在颤抖。刚才发现鲸鱼的那位水手，此刻在观测台上雀跃，一边伸出皮包骨头的手臂狂热地指指点点，一边大声叫嚷：“就在那里！就在那里！”

相距不到三海里了。潜艇显然还蒙在鼓里，不知道正有一个幽灵背对着迅速下沉的亚热带太阳，冲锋陷阵似地朝自己猛扑过来。杰拉德已经依稀看到了潜艇舰桥上的两个憧憧人影。

“要是他们有水听器，肯定能够听到我们，”皮埃特轻声地说。

杰拉德默默无语地抓住栏杆，双眼直楞楞地瞪着前方那可恨的潜艇。他那肌肉结实的前臂上文着一幅波士顿捕鲸船对准蓝鲸发炮的图画，然而，与之胡乱纠葛在一起的蓝色静脉管的搏动仍清晰可见。陡然，潜艇舰桥上一阵慌乱。两个人一溜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艇内传出微弱的电警笛鸣叫

声，艇尾的水突然被击打成白色的浪沫。潜艇开始急速下潜，一股股水流从甲板棚的排水孔中象喷泉一样射出。

“左四度！”杰拉德扯起嗓门吼叫。

捕鲸队员和马来水手都乐不可支，手舞足蹈地大声呐喊。他们只是觉得好玩，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，都一无所知。潜艇的艇长孤注一掷地掉转艇首，迎向飞速冲来的船。杰拉德估计此举旨在减小冲撞的面积。可这是一个错误。这个考虑不周的举动，使潜艇在关键时刻失去了至关重要的速度。等到发现错误，已经为时太晚。当潜艇重新开始加速的时候，图尔萨已经冲到二百码以内，而且正以每秒近五十英尺的速度缩短着两船的间距。

“桑姆，关闭船首的水密门，”杰拉德朝着布罗迪呼喊。

现在只有潜艇的瞭望塔还露出水面。瞭望塔周围的海水呼呼作响，卷起一片泡沫。连一向处之恬然的皮埃特，也激动地吼叫起来，挥动粗壮的拳头，捶击着木栏杆。

只有杰拉德一声不吭，默默看着受到攻击的潜艇从视野中消失，落到图尔萨船首之下。“双车全速后退！”他厉声对布罗迪吆喝。

猛的一声撞击，震得人直打颤。捕鲸船猝然减速。图尔萨的船头高高仰起。“不可阻挡的巨大惯性使它一下子压到潜艇的上面。金属互相撞击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皮埃特不禁毛发悚然，牙齿打战。“天哪，”他喃喃地自言自语。“真是见鬼！”

捕鲸船终于停住，并且开始倒车。钢板扭曲时发出的可怕的尖叫声逐渐低落，变成沉闷的摩擦声。

“停车！”杰拉德发布命令。